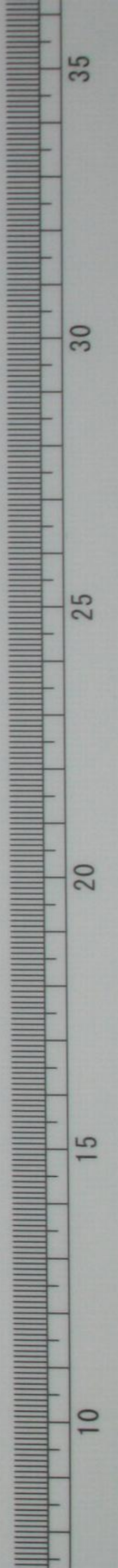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42
9

九



30-9
文庫 17
W142
9



杜詩論文十六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肅宗上元元年成都

奉酬李都督表文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紅入
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猶未已四海尚風塵

清曉而強起欲以散愁也而忽接來詩又悲早春乎

杜詩論文

成都十六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唐氏寄

010485187000

月君之詩。轉添客愁矣。歲去而愁不去。如伴客也。更覺其老矣。春來而老與俱來。故隨人也。早春之時。紅入桃花而尚嫩。青仍柳葉而益新。春光如許。而悲與愁者。以望鄉未已。而四海風塵也。以愁字結。

卜居

浣花溪水西頭。主人為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鸚鵡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浣花溪水之西。主人裴冕卜此林塘以居我。在郭外

故幸其少塵事。在江上故預想其散客愁也。下一句。林塘之景。無數蜻蜓。一齊上下。齊上下。正見其無數。一雙鸚鵡。相對沉浮。對沉浮。正寫其一雙也。因歎終當乘興東去。直至山陰。豈能久留於此乎。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貲

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遙。

客裏又何遷次。而江邊正爾寂寥。而爾肯來尋此一老。則散愁即在今日矣。而又憂我草堂無貲。助我締

構情何如乎因歎他鄉親戚止一表弟從今須數來
莫辭遠道也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綠江路熟俯青郊
楹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
暫止飛鳥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
旁人錯比揚雄宅嬾惰無心作解嘲

堂在郭外不過草茅而已昔因營屋故綠江往來其
路已熟今既堂成則坐而俯青郊矣二句卜居堂外
則有楹林大而碍日高而吟風又有籠竹日而籠烟

夜而滴露暫止者鳥將數子暫止故復飛也頻來者
燕定新巢定新巢故多語也四句草堂之景然我亦
偶然暫住耳莫比揚雄之宅我并無心作解嘲矣

遊脩覺寺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
徑石相縈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眾鳥漂轉暮歸愁

野寺臨江天為之曠寺外也山扉掩映花竹為之幽
寺內也二句景詩興勃然有若神助者以吾及春而
游江山助靈也二句游徑石相為映帶寺內也川雲

一任去留。寺外也。又二句景及暮而衆鳥尚此托宿。吾獨漂泊當歸乎。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爲減。捨此復何之。

寺憶曾遊之處。寺前有橋。則又再渡矣。江山如故。若待我來。而花柳無私。亦不因我發。野色之潤。烟光薄也。沙上之暄。日色遲也。四句春景。沙暄是臨江之寺。因言遠客多愁。至此全減。則舍此又何往耶。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幽棲地僻。經過甚少。無人來也。老病人扶。再拜尚難。不欲人來也。忽有慕名來者。因日豈有文章驚海內。而勞汝車馬駐江干耶。乃竟日留客。粗糲相供。是腐儒一生本色。苟不相嫌。不妨乘興再來耳。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靜。雨
裊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恆飢稚子色淒涼。欲填
溝壑唯疎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浣花溪在萬里橋西。卽置草堂之地。百花潭卽浣花
溪也。潭上有含風之翠篠。娟娟而靜。潭中有裊雨之
紅蕖。冉冉而香。冉冉。自遠至也。二句景故人之分祿
不至。故含飢之稚子淒涼。將填溝壑。尚猶疎放。正見
狂夫之狂也。四句自歎。

有客

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避俗。疎快頗宜人。有客
過茅宇。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甲。小摘爲情親。

可嘆者。患氣經時已久。所喜者。臨江卜宅方新。下頂
卜宅。俗態喧卑。今幸避矣。草堂疎快。正宜人也。下四
句。有客初至。則整冠而迎。小坐則園蔬可摘。亦以居
止有定。故可從容耳。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
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

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欲尋諸葛祠堂○蓋在錦江城外○有柏森森○可望而識也○至祠中見映塔碧草○自弄春色○隔葉黃鸝○空遺好音○而人已遠矣○因念先主爲天下計○而三顧頻煩○丞相開誠布公○而兩朝開濟○至於出師未捷○身死行間○鞠躬盡瘁○而不濟者○天實爲之○長使英雄淚盡耳○

石笋行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食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

是昔時卿相墓立石爲表○今仍存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生未識猶駿奔○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

益州西門陌上○石笋雙峙○古傳海眼○而波濤之痕○已爲苔蘚蝕盡矣○然雨過常有瑟瑟○瑟瑟○碧珠也○或傳爲大秦寺○又或傳爲昔時卿相墓前之華表○此皆恍惚難論○乃知俗態好爲蒙蔽○亦如小人媚君○即使政化錯迕○坐致傾危○彼不知也○三句就蒙蔽二字生出

因嘆石笋亦擅虛名。徒使後人不識。尚為恭敬。安得壯士擲之天外。則本根立見。前疑俱釋矣。

漫興九首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開深遣次。便教鶯語太丁寧。

九首俱漫咏。一春之事。從初春起。若與春色商量者。眼見客愁不醒。而春色偏到江亭。故曰無賴也。初不意花開而即遣花開者。深覺其造次不意。鶯語而便教鶯語者。更厭其丁寧也。通首恨春之詞。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低還是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未幾二月。桃李開矣。皆為手植。非無主也。桃李之下。牆垣低淺。亦是家也。乃春風似欺我無主。欺我無家。而花枝故故吹折。春風尚爾。何況人乎。

孰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街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

未幾燕子又來矣。茅齋低小而燕子偏來。有時銜泥而污琴書。有時接飛蟲而撲衣袂。春已半矣。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未幾二月漸去三月將來矣乃自解日身老逢春有幾回耶身外無窮之事姑且置之生前有限之杯不可緩矣生前頂漸老句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接上言我欲不思閒事而行至春江之上又不覺其腸斷矣故杖藜徐步而又或暫立也但見柳絮隨風

而顛狂桃花逐水而輕薄是物飄零春光將謝深可惜也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

接上言出外既易傷心故懶慢之性一無所堪不妨杜門不出矣蒼苔之上濁酒獨傾林中無人閒靜可愛不若春野之外碧水春風易於昏沈也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稚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

糝徑白瓊。楊花落盡。點溪青錢。荷葉又生。笋既透林。稚子故不復見。鳧既生子。新雛已傷母眠。幾日不出。一春已過。時將夏矣。稚子似鼠。食笋之物也。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上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舍西之桑可採。江上之麥復秀。已入夏矣。人生幾何。苟非香醪如蜜。何以遣愁也哉。

隔戶楊柳弱娉娉。恰似十五兒女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

入夏以來。止餘此楊柳耳。隔戶臨牕。若少女腰肢。輕盈可喜。乃朝來不意之中。而長條又為狂風挽斷。最得意之物。偏易傷殘。能不為一嘆耶。九首俱相承。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池水觀為政。廚爐覺遠庖。西川供客眼。唯有此江郊。

望遠而在城上。城樓也。樓上開筵。故近鳥巢耳。白花而朶在簷外。青柳而梢在檻前。三句皆貼樓。于是俯視樓下。池水澄清。可觀為政。廚烟繚繞。知其遠庖。因

言西川之供客服者止此江郊耳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衰疾
江邊臥親朋日暮迴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京洛在雲山之外惟其遠而音書寥寂也故詞客但有神交即望鄉亦且力盡矣兩句望鄉下蜀中事衰疾而臥於江邊親朋至日暮而去深夜旅宿未免悲傷借白鷗以反映也

杜鵑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鳥寄巢生子不自啄
群鳥至今為哺雛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
工竄伏浚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
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
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
群臣趨

杜鵑為蜀皇帝所化乃似老鳥之形而異於群鳥者則寄巢生子使群鳥為哺雛耳使鳥代哺雖猶存君臣之禮而雛在別巢反向他入親愛故曰骨肉滿眼

身反羈孤也。况其形竄伏。入夏號呼。其聲哀痛。口至流血。豈有所不平。而欲訴無所乎。蓋是摧殘發憤。羞帶羽翮。自傷形愚耳。夫昔為帝王。今為禽鳥。蒼天變化。真不可測。則萬事反復。無所不至也。但不知今為禽鳥。尚憶為帝王。當殿以對群臣否耶。

為農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為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天下兵戈。而錦里遠僻。則在烟塵之外。故江村人家

雖少。而荷浮小葉。麥落輕花。景物可佳也。卜宅於茲。將以送老。為農雖好。但去國路遙耳。昔葛洪遠宦。志在丹砂。而我則并無丹砂可問。不更可悲哉。

梅雨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疎易溼。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

南京。蜀都也。在犀浦為蒸溼之地。四月又熟梅之時。故湛湛之長江東去。頂犀浦道。冥冥之細雨正來。頂熟梅時也。茅茨疎而易溼。雲霧密而難開。二句苦雨。

雨既竟日。則蛟龍亦喜。以水漲而盤渦接岸耳。二句寫雨事。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地僻嬾衣裳。檉柳枝枝弱。枇杷樹樹香。鷓鴣西日照。曬翅滿漁梁。

田舍而寄清江之曲。柴門而在古道之傍。草深無徑。市井皆迷。地僻無人。衣裳亦懶矣。但見檉柳枝枝皆弱。枇杷樹樹皆香。應田舍鷓鴣。西日之照。晒翅而滿於漁梁。應清江也。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清江一曲。而村當其曲處。故抱村流也。乃長夏而事皆幽乎。下四句。頂事。事幽。自去自來之燕。村中物也。相親相近之鷗。江中物也。老妻畫紙而為棋局。稚子敲針而作釣鉤。幽事如此。理亦足矣。止因遠方多病。藥物惟艱耳。不然。一身之外。又何求乎。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細動迎風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繫小楫。容易拔船頭。

柴門之外。忽而江漲。兒童來報急流至矣。急往觀之。卽下牀之頃。已高數尺。方倚杖而立。又沒中洲。二句寫急流而急流之中。細而動者。迎風之燕。水漲故覺其細。輕而搖者。逐浪之鷗。流急故見其搖也。昔水落。落舟膠。今則拔船容易矣。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君畫無敵。戲拈秃筆掃驪歛。見騏驎出東壁。一匹齧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韋侯別我遠去。知我愛畫。故以畫贈也。倏忽之間。騏驎畫於東壁。所畫兩馬。一齧一嘶。坐而看之。意在千里之外。乘此神行。卽以當霜蹄矣。因嘆時方危亂。安得真致此馬。與人同生死哉。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

真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
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激
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
得并州快翦刀翦取吳淞半江水

十日止畫一水五日止畫一石惟其能事故不受迫
促也惟不迫促故王宰肯留真蹟耳下頂真蹟句其
山則西海之崑崙東海之方壺聚於一圖留以挂君
之素壁其水則巴陵之江湖庭之湖日本之海與赤
岸銀河洄湧聯貫其濶處之波濤若有雲氣蛟龍其

狹處之浦激則有舟人漁子其氣勢又若濤湧風起
而山木盡亞其遠處則渺然無盡咫尺有萬里之勢
因嘆我之所志則在吳越見圖中吳淞江水忽焉神
遊安得并州快剪剪此方尺之圖入我懷袖乎吳淞
江圖中之江故可剪也

戲韋偃為雙松圖歌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絕筆長風起繼末滿
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
朽骨龍虎死黑入大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

首無佳著偏袒右肩露雙脚葉裏松子僧前落韋侯韋侯
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
凌亂請公放筆為直幹

天下之畫古松者畢宏已老猶幸韋偃方少也畢宏
陪畫畢之時若長風天來滿堂無不動色此泛言畫
之氣勢下乃細寫其幹則鱗皮慘裂其枝則屈鐵迴
錯其白者則摧折既朽如龍虎之死骨即慘裂之幹
也其黑者則陰森沈黑若雷雨之忽來即迴鐵之枝
也外又加以人物松根胡僧寂寞獨憩其狀則厖眉

皓首露脚袒肩其意則超然無著一無挂碍但見松
子開落我不知也咏畫已完因言韋侯數數相見我
有好絹不令他人著筆者拂拭待公請公為直幹矣
蓋畫松直幹最難也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老被樊籠役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詩態憶吾曹東郭
滄江合西山白雪高文章差底病迴首興滔滔

老當自逸而被樊籠所役貧難安處更嗟出入之勞
二句出門之故久客之情又投異縣赴青城也吟詩

之態尚憶吾曹陶王二尹也。行出東郭則見滄江之合。回望西山而見白雪之高。二句出成都。因嘆文章不能療疾。乃回首而憶二公。興猶不淺耶。

野望因過常少府

野橋齊度馬。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江從灌口來。入村樵徑引。嘗果栗園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

野橋之上。乘馬而齊渡。橋上遠望。更覺悠然也。望中所見。則綠竹迴合。望青城而已。蔽江流東去。從灌口而遠來。四句完野望。下四句過常少府。未識其村。信

樵徑而引去。復嘗其果。謂栗園之早開。故逗過於此。至高天日落。而猶未放歸耳。

丈人山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綠雲擬住最高峰。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

自為青城之客。不唾青城之地者。以愛丈人山也。從此丹梯而升。已多幽意。而山之佳處。更在丈人祠西。故佳氣鬱葱。將綠雲而上。住此最高峰矣。故用丹梯。

也。苟得任此。則黃精既多。服食變白。冰雪之容。可立致矣。

出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煙鹽井上。斜景雪峰西。故國猶兵馬。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

霜降已寒。故至晚而淒。郭外望遠。故高天亦低也。遠煙在鹽井之上。斜景在雪峰之西。四句景斜景點還晚字。因歎故國兵戈未靖。他鄉寇亂方生。江城飄泊。亦與繞樹之鳥。同為悲啼耳。以上四首赴青城作。

泛溪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木西。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峰上雪。纖纖雲表霓。童戲左右岸。罟弋畢提攜。翻倒荷芰亂。指揮逕路迷。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已睽。吾村靄曠姿。異舍鷄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齊。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

落照既下。晚景愈妍。遂有泛舟之興也。登舟而回首。所居則卜築甚小。未盡喬木之西。縱目遠望。則郊原

荒僻。愈覺秋色之淒然也。乃練練而白者。峰上之雪。雪既早降。纖纖而垂者。雲外之霓。霓復秋現。二句蜀地之異。一段舟中遠景。舟之左右。則兒童嬉戲也。提提。擣。擣。七。倒翻荷芰。而指揮奔走。徑路雜馳。於是提。提。而得魚。既為割鱗。倒荷而得藕。不復洗泥。皆童戲之事。因歎人情見鮮美之物。如鱗藕者。無不健羨。柰物雖賤而事已違也。一段舟行近事。未几落照已沒。暝靄漸生。而鄰里雞棲矣。夜色蕭條。前路更將何往。情懷非舊。出處總屬無端。故迴舟而返也。既返而已。出

新月照我衣裳。及登故畦。又滿霜露矣。閉戶開尊。濁醪初熟。即東城鼓鼙。亦姑聽之而已。

贈蜀僧間丘師兄

太常博士均之孫

大師銅梁秀籍籍名家。孫鳴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惟昔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藹雲屯。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世傳間丘筆。峻極逾崑崙。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青瑩雪嶺東。碑碣舊製存。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晚看作者意。妙絕與誰論。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豫章夾日月。歲久空溪根。小子思疎濶。豈能達詞門。窮愁

一揮淚相遇卽諸昆。我住錦官城。兄居祗樹園。地近慰旅
 愁。往來當丘樊。天涯歇滯雨。稊稻臥不翻。漂然薄遊倦。始
 與道侶敦。景晏步脩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落月如
 金盆。漠漠世界黑。驅驅爭奪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大師固銅梁之秀。而人稱籍籍者。以其爲名家之孫。
 也。其先博士。已稟山川之靈矣。下序博士事。昔武后
 臨軒。儒士墨客。一時承恩。俱得上殿。而間丘之名。獨
 著。筆勢所至。峻極天下。至武后既崩。博士亦死。時移
 世易。惟有雪嶺之東。尚存碑碣。而散於郡邑。價等璠

瑜也。我今日讀遺文。追意旨。心知其妙。誰復可言乎。
 且吾祖之詩。亦冠當代。與間丘同年蒙恩。兩人並峙。
 如櫟章之夾日月。乃歲久而深根。雖在枝幹。亦亾深
 根。自喻也。下自序。小子疎濶。豈能進於作者之門。而
 值窮愁揮淚之日。異方相遇。依然弟兄。我住城隅。兄
 居寺內。地近則相慰。深而往來頻也。今異方久雨。雨
 雖止而稻已臥泥。旅食方艱。薄游又倦。且與道侶相
 接。遣此窮愁。故日晚而閉步脩廊。夜闌而更接軟語。
 直至落月照人。猶未已也。因歎此時世界方黑。爭奪

正繁。惟仗吾兄摩尼之光。照此濁境。以歸清淨耳。終以道侶語結。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得稱城闕

野老籬前。江岸適回。而柴門不正者。亦因向江而開耳。江淑則有澄潭。漁網集其下。江濶則多落照。客舟隨之來。二句江景。因念歸路甚長。最關心者。則在劍

關。孤雲飄泊。若有意者。以傷琴臺也。又念王師未收東郡。城闕當秋生之日。角聲為之悲傷矣。成都改為南京。故得稱城闕也。

一室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巴蜀來多病。荆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畱井峴山前。

一室而在他鄉。空林而值暮景。已可悲矣。乃正愁之時。而忽聞塞笛。更覺傷心。獨立之頃。而忽見江船。不能俱去。蓋因巴蜀此來。日復多病。又念荆吳之去。更

在何年乎。我去之後。此室留蜀。亦同王粲之留宅。峴山以動故老之思矣。

北鄰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青錢買野竹。白帟岸江皋。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履到蓬蒿。

北鄰者。謝事縣令也。明府未當辭滿之日。已藏身而告勞矣。故不惜金錢。以買野竹。惟將岸帟。而住江皋。且愛酒如山簡。能詩如何遜。而又與我獨契。時來訪我。因其鄰近。故車馬無煩。步履日造耳。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堦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錦里先生。被服朴素。園有芋栗。尚可療飢。故未全貧也。賓客時來。看慣故兒童亦喜。堦除飲啄。食慣故鳥雀亦馴。通首意在賓客。鳥雀句陪賓客之來。或乘小艇。又見秋水落而深淺適宜。野船小而多寡恰稱。留連至晚。白沙翠竹之中。江村已暮。而柴門相送。月色

又新矣。惟江村故乘舟而來也。

村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
何多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風色蕭蕭。江村既暮。行人路絕矣。所聞者村春。雨外獨急。所見者鄰火。夜深猶明。四句村夜止。因安史作難。寄業漁樵。而所關心者。中原兄弟。不能忘情耳。四句夜中之心事也。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驂驪開道路。鷹隼出風塵。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

當代之才子。如公者復幾人哉。其駿健也。如驂驪之馳道路。其高鷲也。如鷹隼之出風塵。四句言其才。乃望蜀州之來。秋已將晚。預知相與之情。老而更親。蓋在天涯相見之時。披豁胸襟。各舒情愫。又何如耶。

寄楊五桂州譚

四州參軍
段子之仕

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為邦復好音。江邊送孫楚。遠附白頭吟。

五嶺無非炎瘴。而宜人者惟桂林耳。蓋既有梅花。遠懷可慰。更多雪片。瘴癘全消。故聞此而寬相憶之念。况為政更多口碑之傳。今值江邊送幕客。乃遠寄此詩耳。六句俱揚。桂州末句點段參軍之任。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傷架齊書帙。看題檢藥囊。無人覺來往。疎嬾意何長。

自城出碧雞坊。至西郊。以往草堂也。過市橋而官柳尚細。碧雞坊也。行江路而野梅已香。西郊也。及至草

堂。傷架而齊書帙。看題而檢藥囊。久不復至。為料理也。因言獨來獨往。幽僻無人。疎懶之味。意何長耶。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東閣官梅。忽動詩興。如何遜在揚州時也。遜有揚州早梅詩。東閣在蜀。點蜀州東亭。此時對如雪之枝。而遠能相憶。點逢早梅相憶。想其逢春送客。而不能自

由點送客。因言止寄詩來。幸不折贈。以傷歲暮之懷。讀君此詩。苟為同看。能禁鄉愁之亂乎。然今也。江邊一樹。垂垂將發。而朝夕催人白髮。其愁傷又何如哉。

蕭八明府實處覓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河陽縣裏雖無數。濯錦江邊未滿園。

乞桃百根。欲栽故也。栽桃必在春前。故當如期而送耳。河陽縣中。雖已無數。而濯錦江邊。尚未滿園也。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橙木數百栽

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橙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

草堂塹西。而無樹林。非子有幽閒之典。能相為料理乎。然不必佳種也。聞橙木三年可大。苟能致此。則溪邊十畝之陰。可立待矣。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落落出群非檉柳。青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益千年意。為覓霜根數寸栽。

其材有落落出塵之姿。而不同檉柳。歲寒有青青不

朽之質。而亦非楊梅。蓋欲求老蓋千年之意。先覓霜根數寸而栽也。通首不出一松字。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盃

大邑在臨邛

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君家白盃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

大邑之瓷。輕而且堅。叩聲如哀玉。而錦城所產。自昔相傳也。既出錦城。君家固有。苟急送茅齋。亦當同為憐惜耳。

杜詩論文十七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肅宗上元二年成都

早起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隕岸。開林出遠山。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餅中得酒還。

春來早起。以幽事相關也。下六句俱幽事。江岸將頽。

帖石以防之。遠山蒙蔽。芟樹以出之外景也。卽一丘亦藏曲折。緩步於此。高下可以躋攀。內景也。童從市中攜酒而歸。可以斟酌矣。

琴臺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曆。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司馬相如之琴臺也。故曰茂陵多病之後。尚愛文君。文彩風流。傳聞後世。至今日酒肆荒涼。尚在人間世上。而琴臺縹渺。惟有日暮雲行而已。然野花倩倩。似

留寶曆之形。蔓草青青。猶是羅裙之色。而歸鳳求凰之曲。已寂寥久矣。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村逕逐門成。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

日而在野。故覺其白。白故荒荒。無色也。流而入春。故愈見其清。清而泯泯。無聲也。春流之中。蒲草隨地而有。荒野之外。村徑因門而成。四句景於此。慣作披衣。常從漉酒。而所見皆非俗物。則多病亦身輕矣。

江皋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峨眉老。東山隱者知余懶是真。

江皋地已僻矣。仲春春未半也。而又在花下。又逢清晨。故游心天外。不覺其貪看鳥。錯應人也。讀書而遇難字。且聽其過。對酒而有滿壺。不妨頻傾也。四句皆寫其懶。惟世外之人。乃能知我耳。

客至

喜崔府相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来。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舍南舍北無非春水。但見群鷗日來也。所以久無人來。花徑不因客掃。乃忽有客至。則柴門始為君開矣。於是欲謀盤餐。市遠既無多味。但有樽酒。家貧只是舊醅也。村野惟有鄰翁。隔籬呼之。便可共醉矣。鄰翁之謙。為明府也。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顛狂。走覓南鄰愛酒伴。解酒徒經旬出飲獨空牀。

七首一起一結中五首俱尋花之事第一首是尋花
獨步之由江上花開而惱不盡者以無處告訴也幽
懷未泄故自顛狂耳卽覓南鄰酒伴已出飲經旬惟
餘空牀而已此尋花所以獨步也

稠花亂藥裹江濱行步欲危實怕春詩酒尚堪驅使在未

須料理白頭人

此首出門初至江邊也稠花亂藥雜裹江濱春事正
盛而行步欲危者老至而逢春反畏耳然雖老而酒
社詩壇尚堪驅策不必相爲料理也以賈勇語結

江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應
須美酒送生涯

此首江邊數家也江深江曲也竹靜竹深也中藏數
家已極幽致而人又好事種紅花以映白花不更佳
乎滿地春光無從報答惟有痛飲送老而已

東望少城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喚
取佳人舞繡筵

此首回望城中也城中花盛而花中更有高樓不知
樓中之人可能載酒開樽佳人試舞耶但恐花開花

落高樓空閉耳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

愛深紅愛淺紅

此首步至黃師塔前也○塔在江東○至此春色融和微

風蕩漾故懶困徒倚也○塔前桃花盛開○黃師已去○惜

其無主矣○而一簇之中○可愛者深紅○更可愛者淺紅○

蓋飛燕太真○無非國色也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

在嬌鶯恰恰啼

此步至黃四娘家矣○一曲清谿○萬花齊綻○花繁故枝

低也○而花間有戲蝶○既留連而不去○又有嬌鶯○恰客

至而忽啼○舞蝶嬌鶯○為黃四娘擅染

不是愛花即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

藥商量細細開

此首總結○困頓天涯○不忍即死者○以愛花也○但恐花

盡而老又催矣○故與花商量○繁枝即盡○不若嫩藥漸

放○猶得留春也○花其許我乎

春水生二絕

杜詩論

成都十七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鷓鴣鴻鵠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二月而春水生。門前舊有小灘。今將平矣。水生則鷓鴣鴻鵠俱喜者。吾與汝曹眼前倍增曠蕩之觀也。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即買繫籬傍。

一夜而水高二尺強者。二尺外也。數日應不可禁當。漸入我室廬矣。小舟因所必需。然南市有賣而無錢可買。將如何哉。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溼處。花重錦官城。

好雨而如知時節者。以正當方春發生之時也。二句喜雨聽之。則隨風潛而入夜。潤物細而無聲。細無聲。正寫潛入夜也。望之。則野徑之亂雲俱黑。江船之遠火獨明。火獨明。正寫雲俱黑也。四句。夜雨曉看。花重錦官。不更可喜乎。反襯夜字。

遣意二首

北詩論

成都十七

嘯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
催釀黍細雨更移橙漸喜交游絕幽居不用名

嘯枝者黃鳥聽之而知其近泛渚者白鷗見之而知其輕徑側之野花已落正黃鳥鳴時村中之春水已生正白鷗泛處也兩句分頂扶衰須酒故釀黍為急種植須雨故移橙更宜所以世事既疎交游漸絕幽居之樂如此何用浮名為哉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火宿鴈起圓沙雲掩
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

前首春日此首春夜也簷影落於津流微微落者初月影也脉脉斜者春流慢也一望之外野火明矣火以船遠而細宿鴈起矣沙以鴈宿而圓於是月影既為雲掩但聞花香從樹傳來此際遣懷不可無酒而稚子能賒不必外求正寫得意也

春水

三月桃花浪江流復舊痕朝來沒沙尾碧色動柴門接縷
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爭浴故相喧

三月桃花水至昔江流已落今復舊痕而沙尾已沒

碧色動於柴門之外矣。水深則線短。故垂釣必須接
縷。水高則上岸。故灌園不必抱甕也。春水既來。春鳥
俱聚而爭浴相喧矣。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
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

坦腹者為江亭之暖。長吟者遣野望之懷也。下二句
望中景。流水自行。心不與之俱去。聞雲慢卷。意亦與
之俱遲。極閒暇。亦極無聊。故嘆寂寞之中。一春已度。
欣欣之態。萬物皆然。獨我不得歸。而排悶裁詩耳。應
長吟二字。

徐步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鷺翥。花蘂上蜂鬚。把酒
從衣溼。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

此庭內徐步也。徐步青蕪。荒庭日晚。但見芹泥隨鷺。燕
嘴銜來。花蘂上蜂鬚。帶去二句。皆庭中之物。下二句
實寫徐步步而把酒。故酒傾而衣溼。步而吟詩。故行
緩而杖扶。我實無才。敢論見忌。應吟詩句。但知飲酒。

止見如愚而已應飲酒句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田父
要皆去鄰家問不違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

寒食江村之路落花從風高下俱飛春已晚矣汀烟
輕而冉冉江村路也竹日淨而暉暉寒食時也及時
行樂無所不可故田父要而亦去鄰家問而不違蓋
因地偏人少久住無非相識雞犬亦樂而忘歸矣

石鏡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空山冥冥憐香骨提攜近玉顏衆妃
無復數千騎亦虛還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宇間

昔蜀王將此鏡送妃之死置於空山人琴已亾既冥
寞而憐香骨苟魂魄樂此將提攜而近玉顏矣當時
衆妃爭妍無人嘆息莖日千騎遠送亦已虛還止有
傷心之石一輪埋照如月空懸而已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銀注玉驚人眼共
醉終同臥竹根

二首皆語少年之詞。日汝莫笑田家之老瓦盆也。自盛酒以來。已長兒孫。亦既久矣。即傾銀注玉。徒驚人眼耳。與子共醉。醉而同臥。金玉與瓦。亦何異哉。

巢燕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也。無多黃衫。年少來宜數。不見堂前東逝波。

接上言今日燕已養雛。雛又去盡。花既結子。花亦無多。春光盡矣。可不及時飲酒乎。逝者如斯。東流難返。少年不能長得也。

戲作花卿歌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有此節度。人道我卿絕世無。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守京都。

成都猛將而有花卿。至小兒皆知其威名也。苟能用之。如快鶻。如風火。蓋臨陣多則膽壯。膽壯則身輕也。所以綿州副使之反。掃除即日而平矣。子璋即綿州副使也。既取其首。又不自居其功。歸之崔大夫。使崔得還舊鎮。是以人皆稱其絕世無耳。其才如此。天子

何不用之守衛京都而弃之一隅哉。

高栴

栴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因臥此片時醒。

栴樹之色而曰冥冥言其高高則獨立江邊望如一蓋也。於是根下開圃葉下製亭。過落日而濃陰可依。過微風而音韻可聽。所以涼爽之極。即醉而臥此亦易醒也。

惡樹

獨遶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幽陰成頗雜惡木翦還多。枸杞固吾有雞棲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長謾婆娑。

獨遶虛齋徑自操斧柯以幽陰之處生成頗雜而惡木易長被剪還多也。既剪之後則嘉蔬得生而雞失所棲矣。蓋不材之木易生天道如是耳。

戲為六絕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

六絕為今人論文之作。然此輩豈足論文者哉。故曰

戲也。庾信之才老而更成。其高峻則筆勢凌雲。其瀾大則意思縱橫也。流傳至今。反為今人嗤點。則前賢反畏後生矣。

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楊炯。王勃。盧照鄰。駱賓王。當時文體傑出。今日輕薄之流。為文何似。而哂之哉。以爾之文。不過身名俱滅耳。四公之文。則長江大河流傳萬古。亦何損乎。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

接上言縱使盧王操翰。已不如漢魏之作近古矣。時代不同故也。苟得此意。則庾信也。王楊盧駱也。風騷也。皆足取資於古。如馬之龍文虎脊。盡可充馭。而過都歷塊。一往無前矣。

才力應難跨數公。凡今誰是出群雄。或看翡翠蘭苔上。未掣鯨魚碧海中。

接上言其才其力。終不能過此數公也。今發憤為雄者。誰能出群耶。小景清裁。如集翡翠於蘭苔者。或有

之其深心大力如掣鯨魚于碧海者豈有之乎

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接上言既不必薄今人不可不愛古人也清詞麗句

極力模倣與為比肩而所云清麗者必擬屈宋但不可過為纖艷入於齊梁耳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接上言今之才力不及前賢遞相祖述又復誰先耶

王楊之先有漢魏漢魏之先有屈宋不知祖述而信意自裁所謂偽體也豈能親風雅乎惟求之多師而自開堂構是真汝師耳六絕總如一章

寄杜位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是十年流干戈况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玉壘題書心緒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杜位昔以李林甫之婿貶於新州今朝廷寬恩得赦歸矣而歸途之難尚多憂慮也因歎萬里逐客時豈

無人而十年流徙。則痛定復悲耳。况復兵戈滿眼。霜雪盈頭。我在玉壘之間。題書寄汝。心緒已亂。何時得共作曲江之游乎。

送裴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蜀門。東行應暫別。北望若銷魂。凜凜悲秋意。非君誰與論。

故人與我亦同流落。而其高義足動天地也。因言何日得通燕塞。以遂歸懷。相看共老蜀門。終於流落耳。今既東行。不過暫別。而回首北望。不免魂消矣。二句

分頂况寒風悲秋。非君誰與言者。而君復從此去乎。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兵戈阻絕。萊彩飄零。人間萬事俱非。豈特子乎。下項萬事非。我已無家而尋弟妹。君又何處而訪父母乎。下二句往江東事。黃牛峽靜。而灘聲獨轉。白馬江寒。而樹影已稀。二句點地兼景。兵戈之中。此別不易。故

囑其努力自愛。而江東之地。我故鄉也。恐不同歸。能無悵乎。

逢唐興劉主簿弟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居。劍外官人冷。關中驛騎疎。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

分手開元之末。久無音問矣。乃江山之間。於此相見。尚以戎馬之故。未得安居也。劍外為官。宦况已冷。點唐興簿。關中既遠。驛騎更疎。應絕尺書也。又言遠地。早官亦何足戀。與子同下吳會。汝意何如乎。

和裴迪登新津

寺寄王侍郎

王時為蜀牧

何恨倚山木。吟詩秋葉黃。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風物悲遊子。登臨憶侍郎。點還寄王侍郎也。我則作客已久。但貪佛日。郎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

子何所恨而倚木長吟。值此秋深之候耶。此時蟬聲集於古寺。鳥影度於寒塘。二句景點新津寺。所以觀風物而悲遊子。風物即秋葉蟬聲鳥影也。因登臨而憶侍郎。點還寄王侍郎也。我則作客已久。但貪佛日。偶宿僧房。不復感傷矣。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數流落意無窮驥病
思偏秣鷹秋怕苦籠看君用高義耻與萬人同

葉縣郎官而出宰明府也周南太史而留滯自喻也
神仙之才如君有數項葉縣句流落之感我意無窮
頃太史句下俱自序馬雖病而思食雁遇秋而在籠
雖不能無望於君而看君之高義自能及我我則不
忍自同眾人也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

須相問窮愁豈有竟君聽鴻鴈響恐致稻梁難

西南氣候既異冬來亦薄寒而已惟薄寒則雨多不
知其何夜靜幾時乾耳久雨旅食必艱故行李必須
相問以窮愁正無寬時也君聽鴻鴈哀鳴亦恐稻梁
之不時至耳接上高義二句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適一絕

百年已過半秋至轉飢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

百年而已過半秋來作客尚未免飢寒所謂急難也
為我問彭州之牧何時相救耶為問二字是因崔侍

御也。

聞斛斯六官未歸

故人南郡去去索

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荆扉

深蔓草土銼冷疎

煙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

故人南郡之

行為索作碑錢也碑錢之索本因賣文

為活而南郡

未返反令家室倒懸下接倒懸句荆扉

之蔓草已深

無人也土銼之疎烟已冷無食也因歎

既老罷矣休

無賴而不歸也即歸而不能醉眠亦勝

徐卿二子歌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
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為神玉為
骨小兒五歲氣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
積善衮衮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名位豈肯卑
微休

徐卿二子生時已絕奇矣蓋二吉夢相追隨也吉夢

惟何夢孔子釋氏親來抱送皆天上麒麟兒也所以

大者九齡色獨清徹秋水為神玉為骨正見其清徹

也。小兒五歲。氣已食牛。滿堂賓客皆回頭。正見其氣
槩也。吾知徐公。可以百事不憂矣。蓋積善既久。自生
公侯。有此二子。名位豈卑微乎。其為公侯必矣。

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
間。能得幾回聞。

錦城之中。絲管日奏。遠入於江風。高徹於雲外矣。此
皆禁中法曲。祇應天上始有耳。豈人間可得常聞者。
而今乃聞之耶。

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
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強將
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
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

憶年十五。尚有童心。所以去而復來。上樹千回。總言
其健也。會幾何時。而又五十。形衰力倦。故坐臥多。行
立少也。尚欲仰視主人。強為笑語。如此生涯。已百憂
俱集矣。然無益也。入門而四壁仍空。老妻見我顏色

黯然亦爲之淒慘。正在無可如何之時。而癡兒又復號飢。情何如哉。

石犀行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此事或恐爲神羞。終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波濤恣彫瘵。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茫。

秦時蜀守李冰刻石作犀以厭江水。夫厭勝之術。雖自古有之。然天生江水東流。亦何益耶。蜀人每誇千有餘年。江水泛溢。終不近張儀樓者。以爲厭勝之功。今年灌口泛溢。損傷人民。豈不爲神明之羞乎。蓋蜀江泛溢。終藉隄防。皆出於衆人之力。當於秋時水落。擁塞木石。早爲保障耳。先王作法。一本正道。如厭勝鬼怪之說。何足參人謀哉。嗟爾刻犀之人。不知經濟。一時訛傳。不過與長川共逝而已。苟元氣調和。江水自不泛溢也。安得壯士手提天綱。再平水土。而使三

犀奔走不知處所哉。

江漲

江發蠻漲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高浪蹴天浮魚鼈
爲人得蛟龍不自謀輕帆好去便吾道付滄洲

江源甚遠發於蠻彝之鄉故一時頓漲也而水漲者以山中雨雪之流一時擁入耳於是大聲發而地爲之動高浪溢而天爲之浮且魚鼈上岸遂爲人得蛟龍改竄不能自謀四句江漲因言江漲則輕帆甚便乘之而去滄洲可期吾從此逝矣

朝雨

涼氣曉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鴛藏近渚雨燕集深條黃綺
終辭漢巢由不見堯草堂樽酒在幸得過清朝

曉而涼氣先生繼而雲繼而風繼而雨此雨之候也蕭蕭涼之蕭亂眼雲之多鴛與燕喜雨之物而藏近渚集深條見雨之大也四句完題下自述黃綺終於辭漢巢由遂不見堯苟草堂之下樽酒常開吾終隱矣

晚晴

土寺命之

成都十七

村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書亂誰能帙杯乾自可添時聞有餘論未怪老夫潛

村晚而驚風度風已過也庭幽而過雨霑雨已止也
不言晴而晴已見矣故夕陽出而細草暖蒸江色清
而疎簾掩映風已過而書亂姑且聽之典未盡而杯
乾猶可添也閒居尊酒餘論縱橫幸弗怪耳上下各
四句與前體同

